

# 花季彩虹

■章照建

## 记忆

多少次,我站在朱家岗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前,遥望那群远去的少年背影。他们眼中透着纯净的光芒,嘴角带着稚气的笑意,挥刀时闪过凛冽的寒光,持枪射击迸发出赤热的火焰……这些画面交织在我眼前,定格成一道绚丽而永恒的彩虹。

—

1942年12月10日凌晨,新四军第4师第9旅第26团被逼至绝境。

11月中旬,日伪军出动6000余人,分5路“扫荡”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洪泽湖半岛、青阳镇等地。新四军第26团奉命留守,牵制敌人,掩护主力向外线转移。

与敌周旋20多天后,为执行师部10日晚攻取青阳镇的命令,第26团于12月9日黄昏进驻朱家岗。朱家岗距离青阳镇只有6公里,第26团如同利刃直插敌腹。当晚,作战会开到深夜,团长罗应怀叮嘱满脸倦容的营连指挥官:抓紧时间打个盹,攒点劲头打大仗!

孰料,官兵刚合眼,西北孙岗村方向突然传来两声枪响。宿营在制高点曹圩的罗应怀一跃而起,抓住闹钟:时针指向凌晨3时。这时,副团长严光跑进来报告:“鬼子把朱家岗包围了,看样子足有上千人。”

原来,第26团刚进驻朱家岗,驻青阳镇的日军第81联队就接到眼线密报。随即,1500余日伪军趁夜对我军实施偷袭。随着我军哨兵鸣枪报警,方圆不足1.5公里的朱家岗,枪声、爆炸声响成一片,火光映红半边天。

考虑到敌人出动步骑兵,携带着机枪、山炮等武器,罗应怀下令坚守待援。截至上午10时,敌人向曹圩东南圩门阵地发射了上百发炮弹,木制圩门被炸成碎片,守卫圩门的第2营第4连减员过半,营长张业身负重伤。

东南圩门面临失守危险,而外围的两个营正处于激战中,无法抽兵增援。情急之下,罗应怀团长爬上屋顶观察,遭敌机枪扫射,左腿中弹。卫生员包扎时,罗应怀对政委谢锡玉说:“如果等不到增援部队,就一枪把我解决掉,你带部队拼死拖住鬼子!”

他的话音刚落,一个稚嫩声音突然响起——“报告,‘小鬼班’请求参战!”

出现在他面前的,是“小鬼班”班长周茂松。罗应怀心动了一下嘴唇。刚

才腿上重伤的剧痛没有令他皱眉,可这一声请战,却让他面露纠结痛苦之情。

“小鬼班”是第26团第4连第3排9班的别称。一次战斗后,第4连收留了3个父母被鬼子杀害的孤儿,还没等到把他们交给当地武工队,战士们就舍不得放手了。

有一次,第4连计划向一个为富不仁的财主“借粮”。15岁的周茂松自告奋勇:“我认得一条近路,我来带路!”当晚,全连奔袭10余公里,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任务,还缴获了18条长短枪。

儿童团长裴大乾外号“裴小虎”。据说彭雪枫师长有次路过他们村,小伙伴们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指挥员,纷纷躲到大树后,唯有裴大乾紧握红缨枪,昂然挺立。彭雪枫笑着赞道:“这孩子有股虎劲呢!”

待到团部决定将他们正式收编时,这群13岁至15岁的孤儿已增至12人。他们当初有的还哭鼻子,可一换上军装就变了模样:平时喂马、送信;战火中抬伤员、送弹药,俨然一个个小英雄。官兵亲切地称他们——“小鬼班”。

往事在罗应怀脑海闪过。他深知这些小战士个个身负血泪深仇,想到眼下必须将日军死死“钉”在朱家岗,方能策应主力行动,他终于下决心动用“小鬼班”。他命令第4连副连长尹作新:“你带他们上,豁出命,也要护住这些娃儿!”

二

淮北的冬日,天寒地冻,朔风狂号。朱家岗的炮火硝烟,更把半边苍穹烧红。乌云密布的天空涂抹着令人恐怖的诡异的。

日军联队长金子笃的视线透过望远镜从云层移向东南圩门。视野中,一支敏捷的队伍,旋风般地冲上了圩门阵地。

千钧一发之际,周茂松带领“小鬼班”接过了守卫东南圩门的重任。小战士们虽然不知道罗团长心里环环相扣的作战计划,但他们明白:守住东南圩门,就能保卫团部安全,就一定能粉碎鬼子的进攻!

周茂松学着连长、指导员作战前动员的模样,一手叉着腰,一手握成拳头说:“同志们,这是咱们班第一次参加战斗,我们一定要争气!就照着团长的口号做——‘刺刀见血最英雄,杀敌立功最光荣!’”

当金子笃看清镜头里竟是一群十来岁的娃娃兵时,脸上僵硬的肌肉不禁松弛下来。他判断新四军已是强弩之末,当即命令部队展开正面冲锋。

尹作新想到:日军沿壕沟接近圩门,山炮和机枪优势顿失,守住圩门就能令鬼子望“圩”兴叹。这时,侧身的周茂松伸手指:“瞧,那边壕沟里有两架牛车,咱拖过来挡在圩门口,定叫鬼子冲不进来!”

尹作新一听这主意,当即将“小鬼班”分成两个突击组和一个抢车组。等到日军靠近圩门的一刹那,尹作新一声令下,突击组突然开火,接着投出一串手榴弹!“轰轰轰!”爆炸声中,鬼子血肉横飞,抱头鼠窜。

趁敌退却的间隙,周茂松带着抢车组的5名小战士纵身跃起,冲进齐腰深的沟里,连拉带推将两架笨重的牛车拖上岸,并排横堵在圩门口。

圩门撕开的缺口顿时又被堵住了。虽然浑身湿透,冻得直哆嗦,可小战士们毫不在意,忙着给牛车堆满泥土,又解开各自的背包,将被子浸过水后铺在土堆上。周茂松一打量,每架牛车后面足够隐蔽两三人,13岁的王启年趴在车后试了试举枪,咧嘴乐道:这不就是一座土碉堡嘛!

顷刻间,圩门外又响起隆隆炮声,战士们迅速钻进车底隐蔽。炮声刚停,他们就听到不远处传来鬼子的嗷嗷叫声——狡猾的日寇并没有撤回,而是躲在圩门外的一片坟包和沟坎里,趁着硝烟未散,近距离发起偷袭。

首次短兵相接,“小鬼班”毫无惧色。他们索性翻过牛车,抡起大刀冲入敌群,二对一、三对一地与日寇展开惨烈肉搏。

日军再次铩羽而归。但“小鬼班”也有4人牺牲,1人重伤,其中一个战士牺牲时嘴巴还紧咬着敌人的耳朵。战士们号啕大哭,尹作新不禁黯然落泪。就在一个月前,日军展开“扫荡”的那个清晨,原本打好背包,兴高采烈准备去后方学校学文化的“小鬼班”战士们,听到枪声毅然转身归队。此后20多天里,他们行军作战,背包从未解开。

想到当初团长的严厉命令,尹作新不禁痛心不已。他让小战士们先把牺牲的战友抬回圩内,自己留下来抢救那个重伤员。不料小战士们刚离开,日军再次向我军阵地展开炮击,一发炮弹就落在了尹作新的身旁。

三

尹副连长当场牺牲,“小鬼班”变成了真正的独立作战。敌人炮击刚停,周茂松立即清点人数弹药,发现除了牺牲的5人外,还少了2个战士。正要下令搜寻时,大个子战士高振兴喊了起来:“瞧,他们钻到鬼子死人堆里去了!”

原来副班长陈小虎和战士小刘,匍匐

到圩外敌尸堆去收集弹药了。片刻,两个“机灵鬼”回到了圩门口,身上挂满子弹盒和手榴弹,还扛回3支三八大盖枪。陈小虎高兴地说:“这回该叫鬼子吃瘪了!”

孰料,话音刚落,一串机枪子弹扫射过来。战士们哭喊着,把身中数弹的陈小虎拖到车底下,可他已经没了气息。

高振兴与陈小虎同村,自动形影不离,同一天失去双亲,同一天参加新四军。此刻他禁不住呜咽起来。周茂松取下小虎身上的子弹盒递给他:“这是小虎拿命换的!就用这子弹,找小鬼子讨血债!”

高振兴接过子弹盒,一把抹去眼泪,用力点头。下午2时许,日军发起猛烈炮击。圩门掩体尽毁,两架牛车被弹片打成马蜂窝。炮声刚停,周茂松爬上断墙向圩外观察,突然发现东南方向壕沟里钢盔反光闪烁——日军再次实施偷袭。

周茂松让大家沉住气。等敌人快到圩门口时,他一声令下,“小鬼班”同时开火!高振兴用陈小虎扛回的三八大盖,接着撂倒3个鬼子。日军仍借壕沟疯狂前冲,一名中尉挥舞指挥刀爬上了牛车。

车底的小刘一跃而起,抱住日军中尉的大腿猛拽。鬼子挥刀欲劈。在这节骨眼上,周茂松飞身扑来,一刀砍下中尉的胳膊。后面的鬼子突然向他射出一串子弹,周茂松翻身跌下牛车。

小战士们见状,立即奋不顾身地扑上去,连刺带砍,顿时把这个放冷枪的鬼子消灭了。此时,圩外响起“嗡嗡嗒嗒”的冲锋号——第9旅骑兵团赶到了!日军围歼第26团的企图落空,又面临反包围,仓皇溃逃。

听到嘹亮的冲锋号声,浑身是血的周茂松咧开嘴笑了,这一笑牵动伤口,疼得他皱起了眉头。他强撑最后一口气问:“我刀上……见血了吗?伙伴们争先恐后回答:“见了!见了!班长,你杀了4个鬼子,是英雄!”

听到这话,周茂松又一次咧嘴笑了。这带着痛苦的笑容,凝成他生命的最后模样。这个铁打一般的小战士,至死不忘自己的誓言。

朱家岗保卫战,新四军第26团打退了敌人的10次进攻,歼敌280余人,73名官兵献出了生命,其中“小鬼班”牺牲6人。第4师师长彭雪枫在碑记中写道:“全战役过程中,喋血奋战,惨烈悲壮,惊天动地泣鬼神,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,则为我九旅二十六团之朱家岗守备战焉。”

再次眺望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,松柏苍翠,犹如抗战烈士的碧血闪耀;鲜花锦簇,仿佛少年英雄的笑容绽放。那是闪耀历史天空的永恒彩虹!

## 感念

山,巍然屹立,沉默不语,却有灵性。我的故乡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。抚宁城北10公里处有座山叫马头崖。其状如骏马昂首嘶鸣,因而得名。这匹“马”似乎希望驮着英雄驰骋疆场。或是苍天被它的这份执念感动了,真为它引来了一位英雄——戚继光。

据县志记载,这位荡平倭寇侵扰的民族英雄,大约在公元1567年,也就是明朝隆庆年间奉调蓟州戍边。其间在遴选练兵场所时,他看中了这片山。在勘察山势时,他将马头崖更名为“天马山”,并书写单字一米见方的大字,由部将张爵镌刻于山腰石壁。其后,几位部将题写的巨幅大字“山河一览”“海天在目”“带砺山河”,也被镌刻于山峰不同位置的岩石上。这些古朴遒劲的摩崖石刻,抒发着“戚家军”的冲天豪气和爱国情怀。山腰有座玄真观,相传戚继光曾在这座道观的东耳房里整理练兵、治械、阵图等实践经验,其兵学著述《练兵实纪》便是这一时期的练兵总结。

370多年后,这座山的英雄豪气,又引来一位在冀东地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——马骥。抗战时期,马骥曾任冀东八路军第12团副团长、冀东七区队队长,以敢打硬仗恶战著称。因天马山巨石层叠、洞穴众多,便于神出鬼没打击敌人。马骥在这里和周边地区指挥了数百次反“扫荡”反“蚕食”战斗,沉重打击了日伪军,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屡立战功。新中国成立后,马骥曾任某基地副司令员、华北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、华东装甲兵技术部部长、装甲兵司令部顾问等职;他还担任过装甲兵技术学院院长,为我军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。2002年,马骥在北京逝世,遵其遗愿,骨灰安葬于天马山。这种魂归烽火岁月战斗之地的选择,为天马山更添英雄气概。

天马山把英雄气传给了抚宁人。1959年,为制服肆虐的洋河洪水,雨季一过,万人齐聚天马山脚下,用挑筐、手推车和简陋的农具,以当年戚家军的豪情和马骥团队的英雄气概掀起治理洋河的大会战。很快,人们筑起大坝长龙,建成了碧波荡漾的洋河水库,后来定名为“天马湖”。每当清晨,渔船犁碎早霞,惊起千百只水鸟飞向天马山时,那鸣叫声在山谷中回荡不息,悦耳动听,仿佛为戚继光、马骥等英雄唱赞歌。

哦,故乡的山,既有英雄的山,也有秀美的山。兔耳山在抚宁城西南七八公里处。其双峰尖耸,状如兔耳,故名之。因为抚宁地处东北、华北之“咽喉”地带,是清朝皇帝祭祖的必经之地。乾隆皇帝曾多次造访兔耳山,还赋诗《兔耳峰》,有“兔耳峰头常罩云,果然玉笋矗氤氲”之句。嘉庆皇帝曾在附近所建行宫的“迪康斋”书房中吟诗:“策马抚宁郭,民风喜迪康。平原无旷土,比户有余粮。”当然,这些只是封建统治阶级掩饰百姓苦难生活的遮羞布而已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人民成

# 故乡的山

■刘克仁

了国家的主人,才真正过上了幸福生活。在当地政府组织下,抚宁人民在荒山上植树造林,为兔耳山披上了“绿衣”。兔耳山“知恩图报”,向世人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,展现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奇景。比如,“车往坡上溜,水向高处流”的“怪坡”,群山环绕中突然凹陷下去的“空中草原”,还有许多酷似人形和动物的奇峰怪石。这些奇特风光与资源,为当地旅游业创造了广阔发展空间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深入人心,抚宁区对兔耳山进行了全面规划和开发,沿着山势修了一条蜿蜒盘曲长达10公里的公路,老百姓叫它“抚宁天路”。这条路,摇醒了沉睡多年的群山,打开了百姓的致富之门。

山中有位农妇,在给外出谋生多年未归的儿子写的一封信家书中说:“过去咱这儿山陡路险,收果的客商来了,不仅压低收购价钱,还得让山民送到山下。往山下送山货,沟沟坎坎,磕磕绊绊。天路这么一修,客商能把车开到咱们门前收购山货啦。现在咱们的山窝窝成了金窝窝银窝窝。咱们这儿峰峰都是景,坡坡都是树,只要肯出力,山就会报答你……”如今,沉寂的兔耳山成了游人如织、歌声如潮的旅游胜地,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。

春色如许,天马山的豪气与兔耳山的秀色依旧。故乡的山,见证了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、留下众多英雄故事,也见证了绿水青山多好看的时代变迁、滋养着人民的幸福生活。

## 编写教材的水兵

■王泽洲

在设计允许范围内,但是康志超说:“瞄得越准,命中概率越高。咱们还是一起找找原因吧,毕竟未来是要上战场的。”在他的执着努力下,问题根源最终被发现。

2021年底,单位组织比武,康志超带领两名年轻战友一起参加。他们包揽了专业前三名,两名年轻战友的个别课目成绩甚至超过了康志超。

“康班长,你这俩徒弟,颇有你当年的风采啊。”战友的赞誉并非虚言——多年前单位的一次专业比武中,刚晋升中士的康志超凭借扎实功底,从近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,勇夺桂冠,并在年底荣立三等功。

康志超深知,纵使模拟训练再多,一旦实弹上膛,年轻的主炮手依然难免紧张。只有规范严格的实战化训练,才能锻造出肌肉记忆,确保装订好数据,精准按下按钮。如今,在他的帮带下,班里的二枪手、三枪手已多次独立完成主炮实弹射击任务。

几年前的一次设备改进评审会间隙,支队枪炮业务长对康志超说:“要不你写本书吧?这型主炮还没系统的操作指南。”

回到单位,康志超考虑了许久。写成一本书,对于年轻战友学专业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可这又谈何容易。整个主炮系统分为多个子系统,涉及机械、电气、液压、光学等多学科知识,自己只了解其中一个系统。要写书,就必须全面掌握主炮系统。

自此,康志超兜里多了好几个小本子,每个本子对应一个子系统。他边学边记,对主炮系统的整体认识日渐加深。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,他终

于完成了初稿。敲下最后一个句号,康志超迫不及待地给支队枪炮业务长打去电话。

为确保专业权威,业务长组织同型舰主炮的骨干号手、院校教员,结合实战使用和教学需求提出建议:增加主炮对空作战内容、补充图片使讲解更直观、扩充主炮系统知识点……康志超反复修改打磨。最终,这本近24万字的某型舰炮功能系统使用指南,正式付梓。如今,它已被列为海军士官学校的统编教材,并下发给相关部门。

书已写成,康班长的故事还在继续。正在跟着康班长学习的黄永麒坚信,以后康班长的故事里,也会有越来越多和自己有关的篇章。他渴望追随榜样的脚步,精研专业,成长为同样优秀的水兵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698期

## 一封家书(外一首)

■陈赫

士兵的笔,像星斗一般明亮  
风握着他的手  
写下边关话语——  
外面,是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夜  
玻璃窗上的霜花  
陪伴着他,望向故乡

信纸很薄,仿佛承受不住  
太多的思念  
他想写巡逻,每一次积雪里前行  
都有未知的艰难  
他想写苦、想写寒、想写累  
想写眼泪……但想到母亲的担忧  
他,擦去了一切

最终,信上的文字如下——  
“妈妈,一切都好,勿念”

## 雪夜巡逻

这是老班长,走巡逻路的第十二年  
身后有第二年的上等兵  
第五年的下士  
第八年的中士……  
以及天边最后消失的一丝光亮

用了两小时,抵达界碑  
那红色笔画的四槽里  
可以讲透挺直的脊梁  
拂去碑顶的雪  
他们随即退后一步——  
立正,敬礼



钟山风雨(中国画,江苏省美术馆藏)

李可染作